

当代逸品十家

陈震生 卷

DANGDAIYIPINSHIJIA CHENZHENSHENG JUAN
主编 梁培先 著 陈震生

当代逸品十家

主编 梁培先 著 陈震生
DANGDAIYIPINSHIJI CHENZHENSHENG JUAN
陈震生 卷

山东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当代逸品十家 / 梁培先主编. — 济南: 山东美术出版社,
2007.5
ISBN 978-7-5330-2360-7

I. 当… II. 梁… III. 绘画 — 作品综合集 — 中国 — 现代
IV. J2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等 022468 号

责任编辑: 柯瑞华
特邀编辑: 陈 平
整体设计: 陈 平

出版发行: 山 东 美 术 出 版 社
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http://www.sdmspub.com>
E-mail: sdmscbs@163.com
电话: (0531) 82098268 传真: (0531) 82066185
山东美术出版社发行部
济南市顺河商业街 1 号楼 (邮编: 250001)
电话: (0531) 86193019 86193028

制版印刷: 山东奥美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8 开 总印张 80

版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总 定 价: 800.00 元 (全十册)



目 录

总 序	梁培先	3
自 序		5
东坡炖肉		7
米芾拜石		8
闲得慌		9
吹 风		10
不造自家山		11
竹 旁		12
当袄换酒		13
柳 下		14
黄石静坐		16
袖手打鼾		17
怕被人说		18
能眠是福		19
石旁图之三		20
石窝胜床		21
黄石静坐		22
石 旁		23
紫树下		24
求敞亮		25
求轻松		26
好梦长		27
陪蚂蚁		28
山深无事		29
懒散汉		30
桐树下		31
垫 手		32
松下之一		33
白树红石老人		34

目 录

卧大树.....	36
偷 闲.....	37
双 石.....	38
羲之写经.....	39
松下之二.....	40
松下之九.....	41
树 下.....	42
四善四不善.....	43
闲 着.....	44
睡石吹风.....	45
松下之二.....	46
饱 食.....	47
倚 树.....	48
松下之三.....	49
坐 石.....	50
石边甜梦.....	51
他乡寻梅.....	52
懒 睡.....	53
松下之七.....	54
松下之八.....	55
松下之四.....	56
躲念经.....	57
松下之五.....	58
嫌 累.....	59
陈震生.....	60

总序

逸品的现代关注

中国画中的逸品之说由来已久。北宋黄休复《益州名画记》首倡此说，将逸品置于传统的神品之上：“画之逸格，最难其俦。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笔简形具，得之自然，莫可楷模。由于意表，故目之曰逸格耳。”意思是说，逸之为格应是超越于方圆彩绘之上，形于自然、合于自然之法的最上之品。所谓“最难其俦”，是指逸品应具备超越所有风格向度、得天应人的“这一个”的品质。所以，“逸品”之“逸”并不仅仅是一种审美范畴，仅指雅逸、飘逸、畅逸之美，最重要的是它指向一种超越于人世之表的境界提升。作品之“逸”只是这种境界的副产品而已，作品内蕴丰厚与否、这些内蕴所抵达的境界之高低方是论画者斤斤计较的关键所在。换句话说，笔简意丰、超于具体形骸之外而能与“天”相通，以天证人、以人证天的哲学背景，保证了逸品之“逸”能够与意相连、与理相连、与道相连，因而，逸品之说超越于所谓的风格、流派的范畴，应是一种以艺术为媒介的人的理想性栖息。它与“人”有关，与艺术有关，更与天地有关。

如果把黄休复的观点当作逸品之说的理论起点，可以发现，在其后的画史中，这种与文人的哲学之思息息相关的艺术风潮，逐渐成为中国画的主导倾向。在保有“逸”之为物的本质规定的前提下，“逸”的表现形式不断地被重新解释、被刷新成一个个具有时代性的崭新标尺。可以说，逸品是传统中国画中最富有持续生发潜力的一种哲学化的艺术模式。

从方法论的层面上讲，“逸”的思潮之所以得以不断地被展开，应是得力于其直揭本质的阐释性系统的开放性：因为“舍弃”了形骸意义上的计较，把艺术之“形”放置到一个低于本质的位置，艺术家恰恰由此获得了最大限度的自由去塑造属于自己的艺术形式；而由于对于“天人”之思的刻骨铭心的眷顾，“逸品”又牢牢地抓住了艺术的超越性本质，使艺术家能够把具体之我看作是一种有缺陷的个体，而将他我、超我汇集于一己之思中，从而得以化身千万，使逸品成为一种大我的代言、成为一个族群乃至整个人类的共同栖所。由此可见，逸品之说不但属于传统中国画，亦在一定意义上蕴涵着朝向“现代”继续开放的巨大空间。

本书所选的十位当代青年中国画家即是执此逸品之大纛而前行的代表。依我之浅见，至少在下述两点上，这十位青年画家的创作值得关注。

一、以“逸”为真，不苟形态。“逸”之能“品”，其最关键的本质规定就在于，它以对形式向度的否定来换取对形式向度的最大肯定。这可以表现为两种方式，一是对形式语言的极简化的，“笔简形具”本身就是逸品的题中之义。二是对已有传统形式语言的疏离化。疏离的目的是告别传统艺术公共理性的压抑，以“求异”而“见真”，而“真”本身就是“逸”之为“逸”的最根本宗旨。在这十位画家中，前者以王东声、陈震生最为代表，程风子有些接近这一路。他们皆是以尽力地简化形式维度的执着为出发点，以求取“真”之最直接的抒发。相比较而言，魏广君、李晓松、崔海、徐光聚、姜永安、李晓军、化建国等则属于后一类型。他们在具体笔墨上可能会做足功夫，但又不以笔墨形态之合辙为工，而务求纷繁之笔墨形式能够合一为一个恰当的灵魂出口，借此将画家所欲表现之“真”顺畅、自如地流淌出来。因此，概括地说，二者的表现样式固然不同，但通过他们相互之间绝不相似的作品样式，我们仍然发现，这十位画家对于艺术语言

的态度,其本质皆是以绝弃寻常为鹄的的。正是因为“不走寻常路”,逸品之“真”才得以保证、得以展现。

二、以画家的超越性体验绝弃小我的一己之私,借作品以完善自我的升腾。这十位画家作品的美学倾向虽然人各有异,要之皆是以离俗的塑造为最终目的。在此过程中,画家们探询的精神性存在与自我的风格样式塑造有关,但又超越了这一层面,他们往往在作品的明心见性之后,能够把欣赏者带入到一个个与世悬隔的境界之中,用这种境界的启示去感染欣赏者,使欣赏行为成为一种绝世的精神遨游。通观这十位画家的作品,都具备了如此的感染力。而追溯这一感染力的来源,我认为,它并不仅仅局限于形式的维度,而且在于画家以人类代言人的身份对于天地自然、对于心灵、对于社会、对于群体性的人生等深沉性主题的深入探究和深刻感悟。他们的作品之所以互有差异,亦只在于他们各自进入这些主题的言路、境遇上的歧异,而在其体验的超越性上,他们秉承着同样的逸品传统。

除此之外,还有一点不容忽视,就是作为一群生活于现代社会中的画家,他们在延续中国画逸品传统的过程中,也在用现代人的独特方式去重新阐释逸品的哲学与诗意。正如上文所说,传统逸品的核心价值即在于其超越性的艺术品格。但是,由于形式维度公共理性的压抑,传统逸品型绘画一直在形式的自我完结程度和见真、见异的决绝性上摇摆不定。注重公共理性者,往往将逸品降格为一种逸气、逸兴的审美特征,而丢失了逸品最本质的否定性哲学根基;反对公共理性者,又大多堕入野狐禅式的“胡作非为”,如同野草一般疯长而永不可能成为乔木。在这一点上,得益于现代人对于超越性的理解和视野已非古人所能牢固的优势,在这十位画家的笔下,现代艺术的超越性品格与传统艺术的逸品哲学形成了非常有意义的嫁接。他们一方面能够把握住形式维度的自律自结,使形式能够完全负载起统一的心灵出入口的责任;另一方面,又比较恰当地利用了现代艺术中以形式的新颖性来换取作品的超越性的做法,把超越性与新颖性连接在一起,以或清简、或诡异、或梦幻、或幽雅的情调,有效地传递出现代人对于超越性彼岸的飞升上溯之情。也就是说,在保持“逸”之为“逸”的基本规定的前提下,这十位画家把“逸”引向了一个现代的视阈中,从而使“逸”呈现出符合现代人心灵栖居之需求、比之传统更显华彩缤纷的新境界。

传统中国画中的逸品哲学、逸品艺术既是一个取之不尽的宝藏,又是一条绵延不绝的长河。历史在绵延中生发,传统在现代中洞开,这是我们生存于斯的文化国度传统与现代相连接的境况提供给中国画画家的绝好机遇,有志于此的画家应当不惮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悖论结构,勇敢地在这种貌似绝境实则蕴涵大境界塑造之可能的历史场域中寻找自己的归化。

衷心祝愿这十位画家能够继往开来、一路前驱,为逸品型中国画的现代再造开拓出更新、更大的天地。

梁培先 2006年11月11日于宁波

自序

陈震生

好多人把我画的人物称做“懒人”，一开始，我并没太在意——故意要那么画，可后来细看看，可不是，那画上的人，一个个都在睡大觉，不是懒是什么？有几个睁眼之人，则非呆即木，和睡着也差不了多少。“懒人”的称谓，贴切得很。

也许如今这世界太累人，我才情不由己地那么向往懒吧！

边平山说我：他能把“懒”画得这么舒服也不容易。

是的，为了能“懒”，我曾站得双腿麻木，头昏眼花。

我喜欢画。

什么是好画？不管别人怎么说，自己的口味很难改变——喜欢雅致。雅致是一种约束，它让自己区别于其他，而且，它之所以得到区别，就在于：既要不失鲜活，又要远离野蛮。

谁也不可能完全说清楚我们的祖先到底经历了什么，以至于能留给我们如此丰富的遗产。我们幸运地有接过它们的权利，同时，便也就有使用好它们，创造出更优良的新鲜的东西，并将之传递给子孙的义务。我们不应该责怪孩子们迷恋洋人的玩意儿，而应该平心静气地扪心自问——自己花了多少力气去仔细盘点过先人的丰美遗物，并真正弄通了它们。每当听到有人非议那些财产时，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感到脸上发烧——你不能在先人传给你的基因中注入新的元素而造就自我的“小宇宙”，是你自己的原因，说别的有什么用？

范宽的《溪山行旅图》上的山风的吹拂未曾一时停歇，陈老莲《屈子行吟》中的吟咏依然萦绕在耳，八大山人画中鸟儿的眼神仍在不屈地说着话，齐白石画出的水气淋漓的大白菜也仍然泛着扑鼻的青色……那些都不仅仅是画，而是宇宙借他们的手给予人（让人所独有）的不死精神。我画人，因为我喜欢自己能够是人。我想了一辈子（到目前为止），得到的答案是：物和物没有什么本质不同（人也是物的一种）。而人能用自力左右自己的意识——精神，他物则没有这方面的能力，至少，现在是这样。

艳丽的彩色属于活泼的生命，墨的黑白世界“属于”经过了勃勃生机的觉悟世界（它也不能真的属于觉悟，而是比较最接近）——所有的彩色都是幻象，都是物的轮回路途当中在世间的那一时段里所穿着的衣裳，当其归于本真，必定是无色。黑不是色，黑是无色。觉悟者当于黑白中见全色，又当于全色中见黑白。于是，先人中高明者能在墨色中凝固精神的宇宙。

你看一张画，除了感受到它画出的物象外，还能解读出画它的人的雅致的心思，那画便是一张好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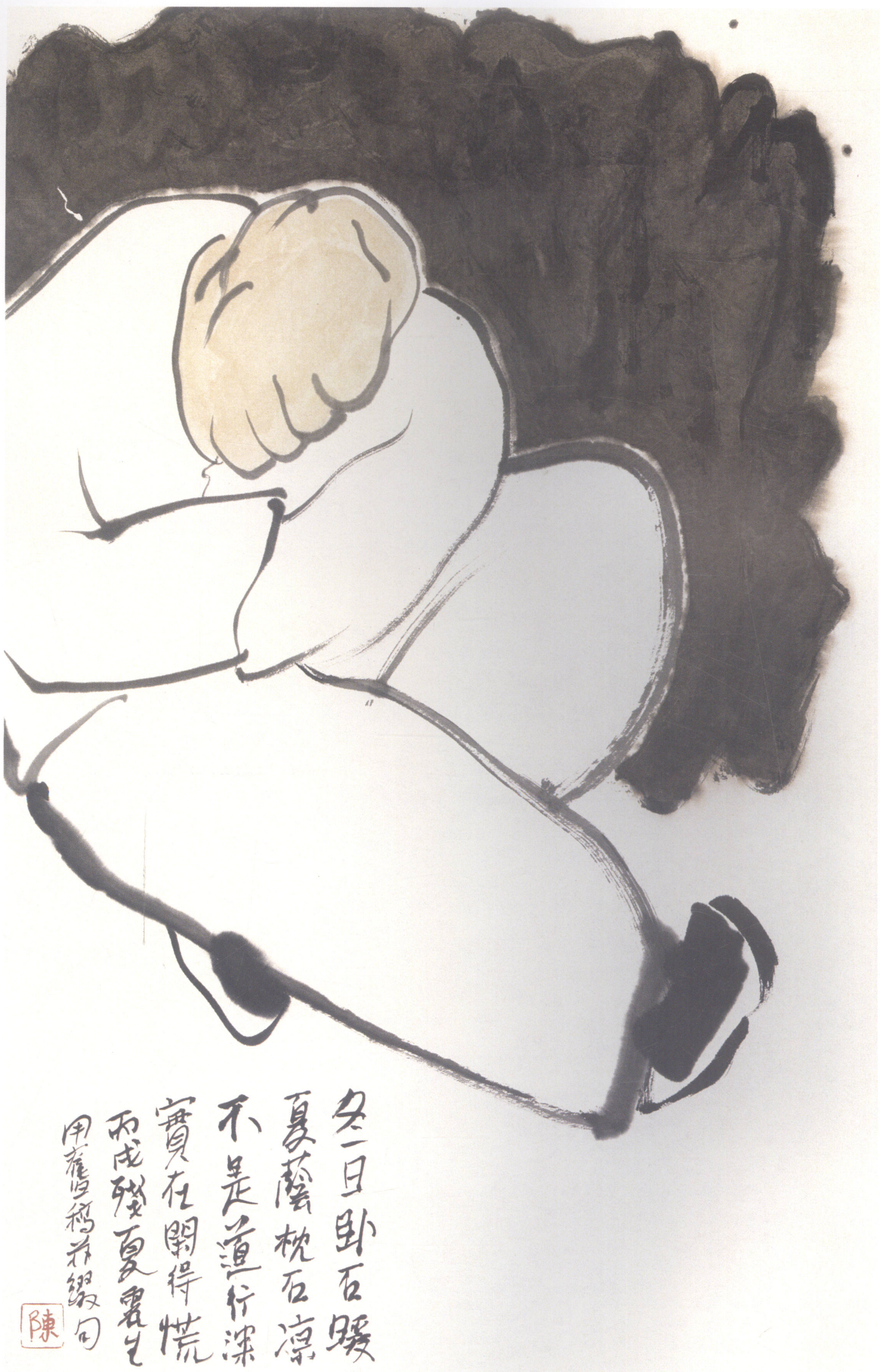
2006年9月27日



东坡炖肉
71cm × 62cm
纸本设色
2006年



米芾拜石
137cm × 35cm
紙本設色
2006年



闲得慌
70cm × 45cm
纸本设色
2006年



吹 风
137cm × 35cm
纸本设色
2006 年

不造自家山（右）
70cm × 45cm
纸本设色
2006 年

逢人恥聽說
燕黃自在
优遊便笑
顏但有一方
安卧求地不
求硬造自

家山

丙戌殘夏自造此
稿並改自石老先生詩 畫





竹 旁
142cm × 38cm
纸本设色
2006 年

当祆换酒（右）
70cm × 45cm
纸本设色
2006 年



忍凍當了棉大襖換得
壺端肘亦飽劉伶酒量
比我大美夢自然比我
少
丙戌震生製圖并綴句
懷